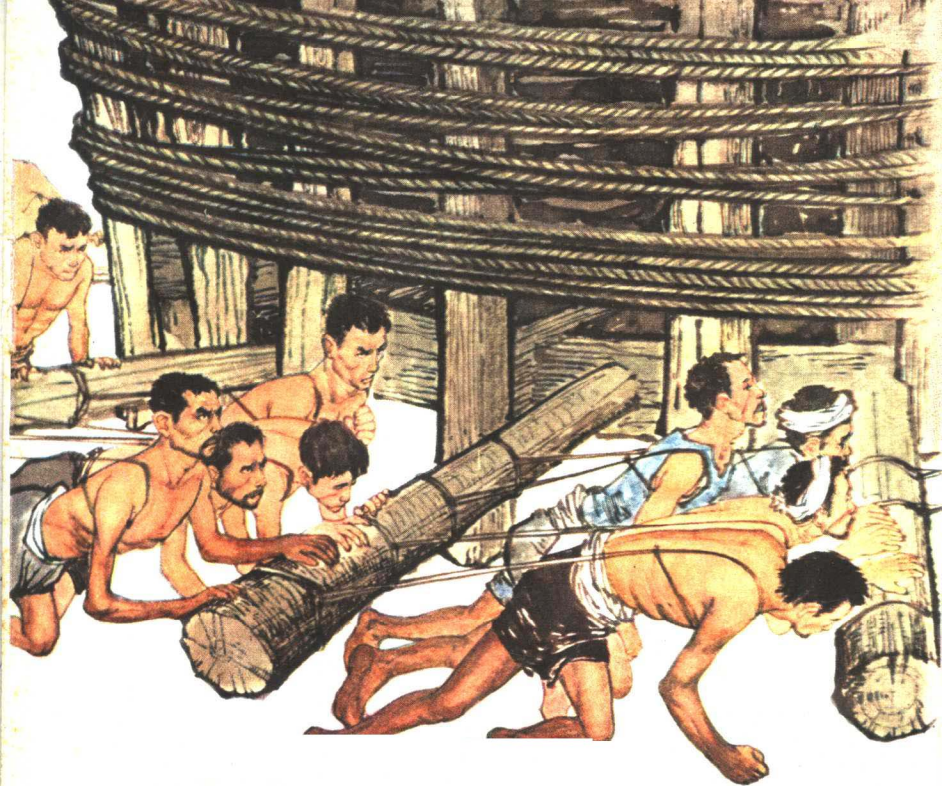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盐工苦

YANGONG KU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小丛书

盐工苦

本社編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資本家的鬼花样	已出版
地主发家的秘密	已出版
碑	已出版
半个銅板	已出版
童工血泪仇	已出版
催命鈴	已出版
黑暗的旧碼頭	已出版
盐工苦	已出版
矿工恨	即出版
百岁衣	即出版

盐 工 苦

本社編

华三川繪图 龔韵文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社 0090 (中、高)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 5/9 字数 22,000

1966年1月第1版 1966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90,001—170,000

統一书号：R10024·3170 定价：(4) 0.10 元

告 小 讀 者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這套小叢書，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

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六年了。十六年前，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都還沒有出生，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知道得很少，或者一無所知。在舊社會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對農民、工人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和壓榨，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他們雇用工人勞動，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使自己變成大富翁，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不如牛馬的生活。同時，舊社會的反動政權，又代表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階級剝削，我們不能不知道，也不能忘記掉。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

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向他们进行斗争；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不懂得革命。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

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故事前面，都附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物证。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

《盐工苦》是写我国四川自贡盐场解放前的故事。自贡盐场有着一千多年历史。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用野蛮残忍的手段，从盐工身上搜括血汗。解放前的几十年里，盐场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使出了更狡猾、毒辣的手法，把盐工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剥夺个干净。这里收集的几个故事，只是盐场资本家不法罪行中的极小一部分。本书同时也写到了盐工苦难生活以及他们的不屈反抗和斗争。

編 者 一九六五年

目 录

告小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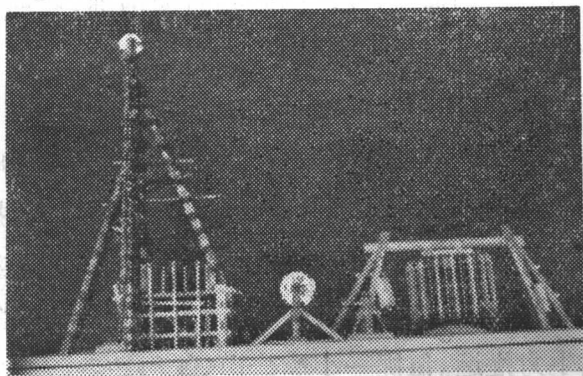
“班房車”的故事 · · · · · 1

簽筒和“十閻王” · · · · · 16

在欠條后面 · · · · · 24

鹽工的“床” · · · · · 34

鹽場烈火 · · · · · 42



“班房”的故事

在盐场，人们都管监狱叫“班房”。

上面图片里的，是解放前采盐卤水的一种车房，当时盐工们都叫它“班房”。

你一定会问：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讲的，就是它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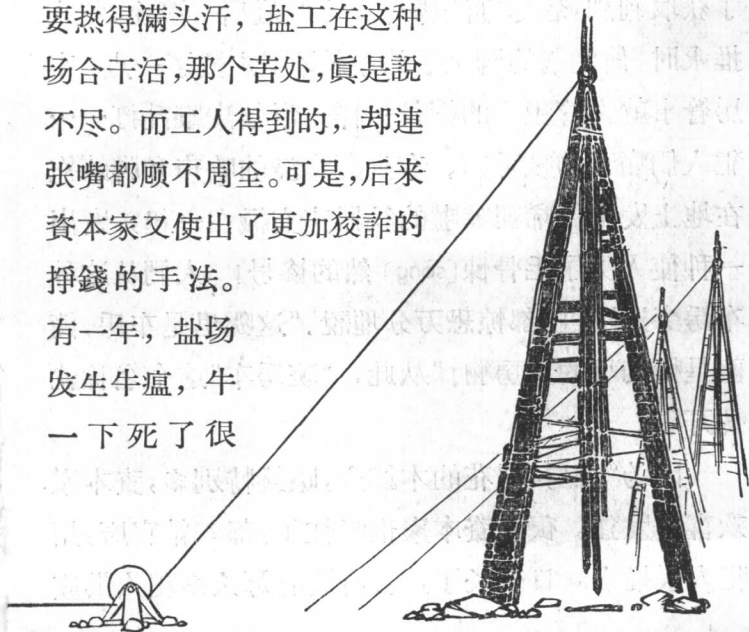
亲爱的小讀者，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天都离不开盐。可是，你知道吗，在我国四川省西南部，有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著名盐都，这就是自贡。这儿不靠海，产的当然不是海盐。这儿产的是井盐。它是通过人們凿井，从地底下几百米以至一千多米深的地方提取卤水，烧熬而成的。解放后，我們凿盐井、提卤水都实行了机械化。可是解放前，凿一口井全靠人力，得一寸一分往下鏟上三五年；提卤水，也是靠人力或牛力推运。每提一小筒盐卤，就得花費好几十个劳动力。前面图片里照的，就是解放前提取盐卤的一种车房。工人們在这儿劳动，比牛马不如，就跟在班房（監獄）里一样，所以工人把它叫成了“班房車”。现在，讓我們来看一看“班房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

吃人的“班房車”

四五十年前，自贡盐场沒有机器，井盐生产都



是用牛马，也用一部分工人。当时一头牛的价格比几百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得多。因此，各个井灶的资本家，对他的牛马，像供他的娘老子那样好。夏天，资本家怕牛受热中暑，每天选早晚凉快时候让牛推，推一会，就要派专人把豆浆、鸡蛋、蜂糖和麻油混在一起喂，一筒筒地往牛嘴里灌；而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就用人推。夏天中午毒日头，就是不干活，也要热得满头汗，盐工在这种场合干活，那个苦处，真是说不尽。而工人得到的，却连张嘴都顾不周全。可是，后来资本家又使出了更加狡诈的挣钱的手法。有一年，盐场发生牛瘟，牛一下死了很



多。有个广源井，一天就死了六十头。那个资本家伤心得像死了娘老子一样，一天哭到晚。但一下又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牛。雇更多的工人，还是舍不得钱。停止生产吗？当然不肯。于是他就挖空心思，想呀，想呀，竟给他想出来了。这办法就是：资本家串通官老爷，把关在班房（监狱）里的犯人弄去推水，赚了钱大家分。资本家对推水的犯人可凶狠呢，为了获取利润，想尽办法榨尽犯人的最后一滴血，犯人推水时，他们戴的脚镣手铐不给取，走慢了一点，车房管事就像管犯人的衙役一样，举起皮鞭乱打……犯人们痛苦的喊叫声、车盘轰隆隆的响声和脚镣拖在地上发出的唏哩嘩啦的铁器声交织在一起，发出一种使人听了毛骨悚〔sǒng〕然的惨号！人们从这种车房旁边路过，都惊恐万分地说：“这哪里是车房，简直是衙门里的班房啊！”从此，“班房车”这个名称就传开了。

因为“班房车”花的本钱少，赚钱特别多，资本家欢喜得发狂。很多资本家也眼红了，都勾结官府，用犯人来推水。日子长了，官府没有那么多犯人供应

資本家，眼看一條生財之道越來越小，有些資本家又想出了一條毒計：他們同地方上封建把頭、地痞流氓勾結起來，利用欺騙手法辦“班房車”。

“班房車”是怎樣騙人進去的呢？有一個七十多歲的退休老鹽工鍾師傅，就上過這個大當。

鍾師傅十九歲那年，在农村活不下去，便流落到了鹽井集中的貢井、長土一帶。這天，他在街上走，忽然一個身背十字“串襖[bàn]”（一種裝東西的背包），長得滿臉橫肉大胡子的人，拍一下他的肩膀，要笑不笑地問：“老弟，在這裡干啥？”

鍾師傅盯了他一眼，說：“要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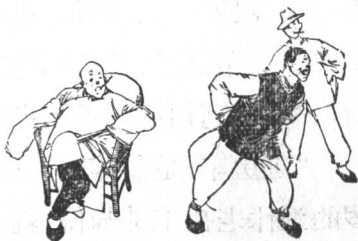
“去盤繩子干不干？有吃有住，還給工錢。”

長期失業，三天吃不上一餐飽飯的鍾師傅，遇到了這麼個好機會，當然很高興，滿口答應：“干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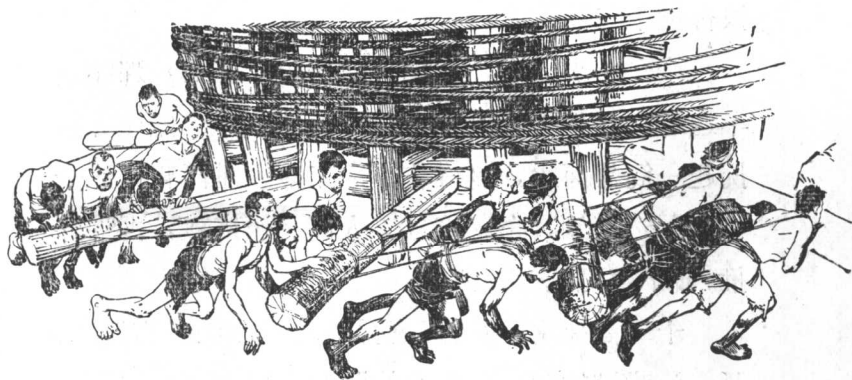
“那就說定了！”大胡子高興得嘴都笑歪了。他把鍾師傅帶到一家飯館，說：“吃飽了再走！”他買飯炒菜又打酒，搞了一桌子。鍾師傅已是幾天沒有吃過一餐飽飯的人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吃得飽飽的。吃完飯，大胡子又請他抽煙、喝茶。鍾師傅想：今天

算是碰上好心人了！

吃完饭，大胡子把钟师傅带到了一座盖得高大森严的院子。大门上写着斗大的“德昌井”几个字。进大门，钟师



傅正好奇地四处观看，来了个管账先生模样的人。他把钟师傅全身上下打量一番，满意地点了点头，又皮笑肉不笑地问了钟师傅一些话，才把钟师傅的名字写上簿子，说：“你先休息两天。以后吃饭睡觉都在里面，无事不准出大门。”钟师傅一听这话就奇怪：我来干活，为啥不准出大门？他转身找大胡子，想问个究竟，哪知大胡子早已不知去向了。正当他东张西望时，一个骨瘦如柴的工人走来，悄悄地对他說：“小兄弟，你找哪个？你晓得这是啥地方？”钟师傅說：“一个大胡子叫我来做短工，又請我喝酒吃肉，一进门他就不照面了……”那工人听了，机警地往四处一望，才压低了声音对钟师傅說：“你上当了，这是风吹得进来，牛都拖不出去的‘班房’呀！”钟师傅一听



“班房”几个字，心里凉了半截，后悔也晚了。他問那工人：“你是怎么进来的？”那工人又气又恨地说：“跟你还不是一样，想找口飯吃，上了当！”

原来，大胡子就是个地痞流氓，也是資本家的狗腿子。他們有好多，是一帮奸詐、心黑、手又毒的地头蛇，有着一套能“把天上飞的麻雀騙到手上来”的阴谋詭計，誰碰上了他們，十有九个都跑不脫！他們就是按照資本家的吩咐，专门在外面騙人进“班房”的。

在“班房”里干活的盐工，每天都得熬完一枝香的活。推水，是用一种特制的香来計算的。烧一

根香推十二筒卤水。

亲爱的小讀者，你看到前面照片了嗎？那座盘车通过高高架着的天车，要好几十丈深，才能往井里提起一筒盐卤水，这得花掉盐工多少血汗啊！这个“定額”达不到，车管事打工人們一頓皮鞭，再叫补推，补不上再扣一餐飯。

十二筒卤水，对被折磨得只有三分像人的盐工，是一道难过的关。在推水的时候，哪个人走慢了一点，或是拉车的带子沒有扯直，车管事的皮鞭子“拍”的一声打来，身上立刻起一根紅道道，痛得人泪花轉。挨了打还得赶紧拉着车跑，要不第二下又来了。最残酷的是到了深夜时，又累又困，力气用尽了。这时，資本家为了要多推水，所有的车管事和資本家的打手，都到推水的车盘旁边来，他們围着推车的人，举起皮鞭乱打乱赶，打得工人們喊声震天，有时打得血肉横飞，有的人一沾着皮鞭就倒在车盘旁边了……

跟所有的工人遭遇一样，钟师傅进“班房”几个月，就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他的身上伤痕累累，两个肩膀被拉车的绳子勒起了几分深的沟沟，

三
丙

伤口上的血、黃水，沿着背心流，很远就能嗅到一股
气味，惹得蒼蝇、虫子滿身飞爬。他瘦得皮包骨头，
长时期的弯腰奔跑，使他的身体都变了形；腰和腿
是弯的，走路不能一直朝前；屁股一拐一拐的，只能
横着走，这哪像个人在走路！可是，穷凶极恶的資本
家是从来不管工人死活的，只要你工人直得起身子，
就要逼你上工，非把工人血汗榨取干淨，就是不放
手！

还不清的閻王債

“班房車”的資本家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和便于
誘騙工人，还使用了一些假装門面的手法。被騙进
“班房車”的人，名說每月有几千文錢的工資，按月計
算，十天一发。可是，資本家一要鬼花样，盐工們不
但得不到一文錢，反而要欠資本家的債。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讓我們看一看钟師傅
的遭遇吧！钟師傅剛进去时，不懂里面的规矩，第一
个十天一到，他就去柜房領工錢。

“你要工錢？”車管事奸笑一声，說，“好，来，我給

你算賬。”

车管事拿出一本厚厚的賬簿，唏哩嘩啦地翻出来，說：“你听着：沒进场以前，你在街上酒醉飯飽，油嘴滑舌，一共花去……”他一条二款地說了一长串，連钟师傅进“班房”以后的伙食錢、住房費、用水錢，等等，等等。他一边报，又一边用算盘噼哩叭喇地敲，到最后說：“你推水十天，該得工錢二千四百文，除去你賬上的開銷，倒欠东家五百文……”

正在等着拿錢的钟师傅，听了这些話，气得半天說不出話来。停了好一陣，他才气憤地問：“哪有做了活路还倒欠債的理？包工管飯，自古如此，咋个还算錢？这是啥子道理？”

“嘿嘿，”车管事一副流氓腔，“一个碼頭有一个碼头的规矩！”钟师傅也不示弱，憤怒地喊道：“你們蛮不讲理，老子不干了！”车管事突然脸色一变，露出了一股凶相：“說得輕巧！这里是来得去不得！”說着，他把手一挥，几个由資本家豢〔huàn〕养在“班房”里的打手，涌进柜房，拳打脚踢地把钟师傅打了一頓。

钟师傅工錢沒要到，反而挨打，气得他大喊冤

枉。其实，他哪里知道，这又是资本家设的一条毒计。资本家为了残酷地剥削压迫工人，让工人替他劳动，他就从工钱上来卡“班房”里的工人。当时，一个“班房”里有一百多人，分三班干活，每班四十八个人（有的车房有六十个人）。资本家给每班人都准备了一个账簿，上面写着每个工人的名字，记了一大笔“欠账”：从每个工人受骗上钩起，直到进“班房”后的一切开销，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谁要工钱，他就打开账簿，要工人还账。在“班房”里的工人，连裤子都没有一条多的，哪里有钱还“账”！资本家就叫做工来抵。可是，人住在里面，总要吃饭，资本家又不办伙食，只准在他办在车房里的店子里吃。店子是资本家办的，这里卖的东西，价钱比街上贵几倍，去吃了东西，他们又不收钱，只在账上记一笔。就这样，工人的账上永远是欠着一长串账，永远没个归清的日子。工人们有理无处伸诉，愤怒地说：“这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阎王账啊！”

办“班房”的资本家，很害怕工人反抗、逃跑。便在车房的周围，修起了几丈高的风火墙，墙外还有